

# 英格兰基础教育督导的困境及应对<sup>①</sup>

刘昊<sup>1</sup>, 王建平<sup>1</sup>, 余海婴<sup>2</sup>

(1.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北京 100048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英国伦敦)

[摘要] 教育督导是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完善教育治理体系的过程中, 英格兰基础教育督导面临着诸多困境, 主要表现在三对矛盾上: 不断缩减的资源与承担的重大责任之间的矛盾、统一监管的要求与学校自主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监管功能与质量改进功能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困境,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以效率提升应对资源紧缩, 以适度弹性回应学校自主性需求, 基于政策路径对两种功能进行区分协调。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衍生出了一些仍然有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督导评价的公信力受到挑战、监管压力的持续提升带来负面效应、督导评价制度显现功能失灵的危机三个方面。

[关键词] 教育督导; 基础教育; 教育质量;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

中图分类号: G639.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 (2019) 11-0066-06

教育督导是加强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管理、保障教育方针和政策执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是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 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督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革新, 采取了各种措施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本文将探讨英格兰基础教育督导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所面临的问题和应对, 并剖析其主要表现、应对措施, 以及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以管窥国际基础教育督导的发展变化。

## 一、英国基础教育督导面临的困境

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教育体制上相互独立, 具有各自的历史和特点。其中英格兰的面积和人口居首, 其教育督

导在全世界是历史最为悠久的, 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 尤其是PISA等标准化测试带来的压力及其对各国教育治理体系的形塑, 英格兰基础教育管理中重视政府督导的传统得到不断加强。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 随着英格兰中小学数量和布局的变化、办学体制和模式的多样化, 英格兰基础教育督导也不断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困境。这些矛盾既涉及督导部门所掌握的资源不足这样的浅层方面, 也包含着制度设计、政策定位等方面的深层矛盾。

### (一) 缩减的资源与不断增多的责任之间的矛盾

近些年来, 无论是从拨款数额还是雇佣人

①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关键指标分析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构”(项目编号: 16YJC88004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昊, 男,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王建平, 男,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授;

余海婴, 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

数上看, 英格兰承担教育督导职能的部门教育标准局 (OFSTED) 都面临着财政紧缩的压力。

2010-2011年度至2015-2016年度, 拨款数额明显地呈现出逐年缩减的趋势, 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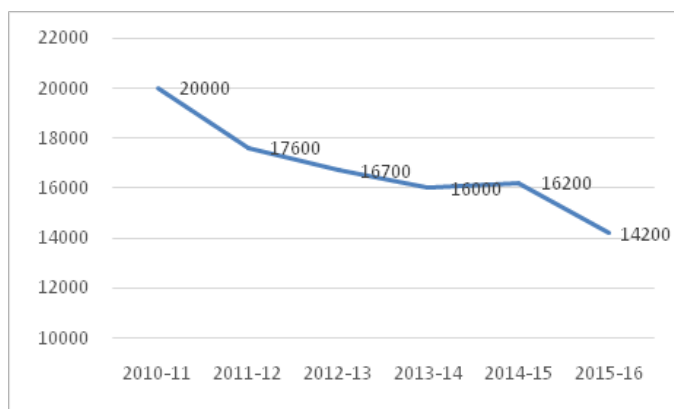


图1.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经费变化 (单位: 万英镑)

2017年,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聘用普通督学2100人左右, 相较于2014年的2700人左右, 三年间下降了约1/5。随着老督学的退休、经费的缩减,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这一数字仍会进一步下降。<sup>[1]</sup>

与此同时,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职能却不断扩展和强化。目前, 督导的范围囊括了英格兰地区的所有公立学校、部分私立学校, 以及各种类型的早期教育机构、继续教育机构、教师培养机构、社区教育机构、监狱教育和缓刑服务机构。近年来, 其职能还向“督政”进一步延伸, 承担了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办学业绩进行督导的任务。

### (二) 统一监管要求与自主发展需要的矛盾

在英格兰的教育管理体系中, 教育标准局承担着一个自上而下的监管者的角色。尤其在自比为“教育警察”的上一任总督学麦克·威尔肖 (Michael Wilshaw) 的强势管理下, 教育标准局的强权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近几年, 该局仍然在不断扩展自身职能, 并试图实施更加一体化的统一监管, 例如2015年颁布的督导框架, 就对各个学段、类型的学校实施了统一的标准和程序。<sup>[2]</sup>

与教育标准局加强统一监管形成对照的是, 英格兰的学校尤其是质量较高的学校寻求办学的自主性、摆脱当局强力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2014年, 在“教师支持联盟组织”

(Teacher Support Network) 的一项调查中, 有90%以上的教师认为督导对于学生的成绩具有负面或中性的影响, 认为督导能提升学生成绩、促进自身工作的老师只有不到一成。<sup>[3]</sup>有一些学者近些年开始了对“去中心化督导模式”的研究<sup>[4]</sup>, 开展了校长互助进行自我评估的实践探索, 其目的就是要释放学校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帮助其摆脱现行督導體制的束缚。

### (三) 监管功能与改进功能的矛盾

问责监管、帮助学校改进质量是教育督导的两项最基本功能。前者具有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的特征, 而后者则侧重于各个基层学校自下而上的实践。对于教育督导是否应该承担帮助学校改进的功能,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的立场一度较为含糊。在2012年以前, 该局允许督学为学校提供咨询服务, 换言之就是允许督学帮助学校进行质量改进。但是在2017年之前发布的历次发展规划中, 教育标准局在阐述自身定位时都没有对这一功能予以明确表述。而与此同时, 被督导的对象——广大校长对此也有不同意见, 一些校长认为接受督导的过程应该成为督学帮助学校自我诊断和改进的过程, 而一些校长则希望督学尽可能少地介入学校的工作。

实际上, 在自上而下的监管功能和自下而上的改进帮扶功能之间, 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存在着矛盾。从理论上, 前者依靠的是终结性、鉴定性的评价, 而后者则更多依赖于

过程性、形成性的评价。两种评价虽然在内容上可以有所交叉,但其目的、主体、方法、结果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迥然相异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从实践上看,旨在问责监管的评价和旨在改进的评价在面对具体的学校个体时,实施时所需优先关注的内容、工作程序也是不同的。此外,在实践中由于督学数量有限,对同一所(或同一地区)的学校所安排的监管者和改进帮扶者往往无法严格区分,换言之,督学可能同时充当“裁判”和“教练”的角色。由此可能导致的“利益冲突”问题会饱受诟病,甚至可能引发对督导评估工作权威性、公正性的广泛质疑。

## 二、破解教育督导困境的多重探索

面对上述现实资源、制度设计、政策定位三个层面的矛盾,英格兰教育标准局也分别采取措施,试图从资源整合调配、具体制度设计、政策路径选择三个层面加以应对。

### (一) 以效率提升应对资源紧缩

#### 1. 对差异化督导模式的探索

英格兰从前对学校的督导采取的是“普查”模式,即以五年为周期,对所有学校不加区别地进行相同内容、相同程序的常规督导。近些年来,教育标准局开始基于学校的水平、类型,实施差异化的督导程序,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获评“优质”(outstanding,即最高水平)的公立学校实行豁免,即在下一轮督导中可不再接受常规督导;第二,从2015年开始引入“短督导”(short inspection)的方式,即对于获评“好”(good,即次高水平)的学校只需在四年内接受一次短督导,这是一种从内容到程序都大大简化了的方式。与常规的督导相比,短督导的任务只是考察学校是否维持了现有的好水平,而不必重新作出全面的评定,时间从至少两天缩减为了最多一天,督学人数从五六人以上缩减到了最多两人,督导的内容也从全面考察变为聚焦于“领导和管理”“安全”等少数几个方面。根据2018年的数据,在最近一轮督导中获评“优质”和“好”的学校比例分别占到了22%和67%<sup>[5]</sup>,这意味着上述办法能够显著地降低督导的整体工作量。

#### 2. 对督学分层管理的强化

英格兰对督学采取分层管理的方式,聘任的督学分为皇家督学(Her Majesty's Inspector, HMI)和普通督学两个等级。前者为专职,主要职责在于培训、指导、管理普通督学,而绝大多数的实地督导工作是由兼职的普通督学担任的。近几年,英格兰教育质量标准局在缩减督学总数的同时,试图适度增加皇家督学的数量,以更有效地对普通督学实施管理、指导和培训,保障督导工作的整体质量。从数据上看,皇家督学和普通督学的人数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前者人数在增加(从2014年的582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617人),后者人数在减少。<sup>[6]</sup>与此同时,教育标准局也不断加强对普通督学队伍的管理。2015年,该局把聘任和管理督学的权力从几个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手中收回,以便于加强对督学队伍的直接管理和考核。为了保障督学队伍的水平和工作质量,还在普通督学中增加了“优质”和“好”学校的现任校长比例,达到了总数的70%。

### (二) 以适度弹性回应学校自主性需求

#### 1. 增加评估指标的弹性

在学校要求更大自主权的呼声下,英格兰教育标准局在监管范围和方式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在一些方面放松尺度,留给学校更大的自主空间。此类内容主要包括有关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方式、学校管理程序和方法等方面。仔细考察这些内容的督评指标,可以发现其表述大多比较抽象,属于原则性的要求。这样的标准可能无法对学校的实践提供非常具体的指导,但是却能为学校的自我决策留下更大空间。在教育标准局发放给学校的迎评工作手册中也明确表示,教育质量标准局不会对学校的具体工作形式做出规定,也不会对某种教育模式和方式有所偏好,而是鼓励学校根据自身情况作出选择。督学在实施督导的过程中、在反馈报告里,也只指出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向,刻意避免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 2. 将管控聚焦于风险防控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对一部分内容给予适度弹性并不意味着英格兰教育质量标准局弱化了对学校的管控,相反,在一些可能造成风险的



关键点,质量标准局是在缩紧尺度、加强管控。从近几年的督评指标上看,加强管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对于“安全”、学生学业成绩等关键内容的监管。这里的“安全”主要是就教育环境和教学内容而言,如防止学生遭受虐待和歧视、防止极端主义的渗透、防范隐私泄露等。教育标准局要求,无论是常规督导,短督导还是临时突击督导,都必须对安全方面进行考察和报告。类似地,近些年各种形式的督导中也加强了对学业成绩的考察,将其作为研判学校是否存在质量下滑风险、最终判定学校成效的主要依据。第二,促进监管的常态化,促使学校保持质量的常态化。例如,从2015年起,学校只在接受督导的前一天下午才会得到通知,教育标准局还增加了随机突击性督导(当天提前十分钟通知)的频率。<sup>[7]</sup>另外,还加强了基于日常数据监测的风险研判,即在分析每个学期上报数据的基础上,考察每所学校学生成绩的变化,筛选出可能存在风险的学校,对其进行提前或额外的督导。

### (三) 基于政策路径明确自身定位

#### 1. 对监管和改进两项功能进行明确区分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一直把提升教育质量作为重要愿景,但是对于如何发挥这一功能、如何处理和培训机构、教育咨询机构等专业指导部门之间的关系,该局长期以来并未作出明确界定。直到在2017年9月发布的《2017-2022发展规划》中,该局首次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教育标准局是促进教育质量改进的力量之一”,但是“我们通过开展督查和规范办学来达成这一使命……教育标准局不是,也不寻求成为一个‘改进机构’,这一职能应该由工作在一线的人来担负。”<sup>[8]</sup>在这样的政策路径选择下,教育质量标准局将其直接功能限定在了监管上,而将“改进”作为一种间接功能。换言之,它立场鲜明地把“评”和“办”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区分——督导是要通过评估来判定学校的水平、指明改进的方向,但它不负责指导学校办学。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将教育标准局视为了整个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要与其他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而不是要大包大揽。

#### 2. 根据功能定位采取差异化的措施

首先,采取强制化的“刚性”措施对于监管功能进行强化。在英格兰,督导评价的结果是“高利害”的,能够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一所学校的未来,所以一直以来英格兰教育标准局在基础教育中拥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小学对督导形成了一种“既爱又怕”的心理。而英格兰教育标准局对此持乐见其成的态度,无意改变自己的威权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该局为了更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能,也在有意识地加强这种威权式的影响力。比如,它越来越加强了强制性措施的使用,强调要面向多个主体发布督导评估结果,尤其是要通过公布负面名单,来刺激那些表现不佳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不断地加大向全社会宣传督导结果的力度,扩大媒体对学校的监督,并且为家长增权赋能,鼓励其“用脚投票”,倒逼学校提升质量。

但是与此同时,教育标准局并未完全放弃“改进”的功能,只不过是采用“柔性”的手段来施加间接的影响。比如,它要求督学在撰写评估报告时必须写明学校的优势和弱点,并为其指出明确的改进方向。教育标准局还会总结优秀学校的办学经验在其网站发布,为广大中小学提供好的学习参考范例。近些年,该局还通过实施分区管理,加强了与地方上的各类教育机构(如大学、教育公司等)的联系,与它们密切沟通,配合其做好对学校的专业服务工作。可见,这些指向“改进”功能的措施大多是柔性的,并不具有强制性,而是具有一定的行政指导的意味。

### 三、探索举措衍生出新的问题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所采取的上述种种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起到了缓解矛盾的作用,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解决深层次的所有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地还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继续对督导制度形成着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可以大体归纳为三个方面。

#### (一) 督导评价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英格兰教育标准局采取了缩减督学人员、简化督导程序等措施来应对财政紧缩的压力,但这一形势下如何确保督导评估的准确性和和

公信力,是该局一直面临的挑战。这一点可以从短督导的结果略见端倪。根据规定,督学在进行短督导后,如果认为学校未能保持现有水平,可以在48小时内决定对其进行常规督导。根据2015-2017年的数据,在3728个接受短督导的学校中,有1164(31%)所被督学转为了常规督导,但是在这些常规督导中,大多数(68.8%)的结论却推翻了短督导的最初结论。<sup>[9]</sup>这种结论的大面积“翻转”反映出了督导结果的不一致性。

兼职督学的大量使用也会对督导工作成效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兼职的普通督学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实地督导工作。这样的安排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本职工作和督导工作时间上的矛盾决定了兼职督学难以快速积累经验成为成熟的督学,容易遭到校长的质疑;而有经验的督学组长也常常忽略或否定年轻督学的意见,这又给兼职督学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影响了其工作成效。<sup>[10]</sup>其次,担任督学的在任校长还面临双重角色的问题。作为督学,他们要承担“专家”的角色,但根据一项调查的结果,由于他们自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主要来自实践,因此并不将自己视为“专家”。并且他们在进行判断时,往往会有不必要的“同理心”,即为学校的问题寻找客观或主观理由,从而做出非客观的判断。<sup>[11]</sup>此外,随着在职校长担任督学比例的上升,在安排督学时如何有效避嫌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 (二) 监管压力的持续提升带来负面效应

为了简化督导流程,英格兰教育标准局把评价内容聚焦于少量的“关键因素”,其中尤以学业成绩为重。督导要根据成绩来研判学校风险、决定督导次序,这导致地方教育部门也越发重视各种评估、考试手段的使用。这最终会导致中小学过于关注成绩而出现“应试”倾向。近几年英格兰社会和媒体上经常有人呼吁应降低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学业焦虑,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上述倾向。

此外,督导评价结果的“高利害”特征以及教育标准局监管力度的不断增强,给校长、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一些学校在迎评过程出现投机倾向。诸如为了迎接检查而临

时“装点门面”(window dressing)、教师提前准备一节“好课”等现象在很多英格兰的研究中以及媒体的观察中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曾有学校在督导期间把表现不佳的教师、学生临时转移到其他学校中的情况。<sup>[12]</sup>近些年实施的督导工作程序通过缩短提前通知时间、增加突击性检查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些现象,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心理似乎是超越文化、制度而存在的人性之必然,而且外部压力越强,这种心理也就会越强。英格兰教育标准局在维持自身威权形象、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一难以打破的悖论。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英格兰基础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去中心化督导”模式的探索,即一些学校在教育咨询公司的协助下结成联盟,开始实施相互间的评估,以缓冲政府的督导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做法虽然还不普遍,但它代表的趋势却构成了一股“撬动”英格兰传统的政府强力督导模式的力量。这一趋势将会走向何方,是否会促使英格兰现有督导模式的深度变革,非常值得观察。

### (三) 督导评估制度显现出功能失灵的危机

首先,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是督导有效发挥监管作用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有被削弱的风险。如前所述,英格兰基础教育督导近年来进行了评估程序的简化和评估标准的宽泛化,这些措施虽然节省了工作成本、给学校留出了自主决策的空间,但客观上也导致评估的信度、效度降低。另外,由于教育标准局严格禁止督学表现出对某种教育模式和方式的偏好,但是评估中又无法穷举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这就导致督学不得不依赖个人主观经验进行判断,这进一步给评估的客观性和一致性带来了挑战。上述种种都对督导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构成威胁。

其次,“消费者选择”假设逻辑的失效。教育督导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路径,就是要通过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减少学校(服务提供者)和家长(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家长“用脚投票”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对学校施加压力。这一路径背后的假设是:家长选择学校的首要标准是学校的质量。但是,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却往往超出这一经济学中的“简单理性

人”假设。家长的选择往往并不仅仅依据教育质量，而是取决于一系列文化、认知、生活等多方面的习惯和能力。比如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选择学校时最多考虑的因素是学校的外观、该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是否与自身相近，等等。<sup>[13]</sup>此外，由于英格兰实行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当临近学区没有更好的学校时，家长要想让孩子转入好学校就意味着换房、搬家，巨大的成本严重地削弱了家长用脚投票的自由度。简而言之，“向家长公布督导结果”的手段和“教育质量提升”的目标之间存在缺失的链条，是英格兰教育督导制度亟待完善的重大环节。

#### 四、结语

可以看出，英格兰教育标准局在资源整合调配、具体制度设计、政策路径选择三个层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中，在前两个较为浅表的层次上力度相对较大。而在政策定位层面，教育质量标准局对自身功能的限定更多是在当局财政紧缩政策背景下所做出的妥协或“战略退却”，而并非是从应然出发，在整体顶层设计上做出的选择。另外，改革措施基本没有突破自身的权责范围，缺乏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联动性改革，例如教育标准局与教育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权责分工并未根据新的形势进行适度调整。出于上述原因，教育标准局的改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却并未从根本上避免督导体系功能失灵的深层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将督导制度置于整个基础教育治理体系之中，从本国教育传统、管理体制出发，做好更为宏观的顶层设计。

#### 参考文献：

[1]Ofsted. Raising Standards, Improving Lives: The Ofsted Strategic Plan 2014 to 2016 [EB/OL].(2013-10-29)[ 2018-05-1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79920/Ofsted\\_20Strategic\\_Plan\\_202014-16.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79920/Ofsted_20Strategic_Plan_202014-16.pdf).

[2]Ofsted. School inspection Handbook [EB/OL].(2015-01-20)  
[2018-05-10].<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chool-inspection-handbook-from-september-2015>.

[3]Teacher Support Network. Inspection Survey Results [EB/OL].(2017-05-19)[2018-12-07].<http://teachersupport.info/research-policy/research-reports/inspection-survey>.

[4]M. Ehren, F.Janssens& M. Brown. Evaluation and decentralised governance: Examples of inspections in polycentric education system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2017(18): 365-383.

[5]Ofsted. School inspections and outcom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EB/OL].(2018-02-30)[2018-05-10].<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al-data-sets/monthly-management-information-ofsteds-school-inspections-outcomes>.

[6]Ofsted. Annual reports on equal opportunities in employment [EB/OL].(2017-10-20)[2018-05-10].<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quality-in-ofsted>.

[7]Ofsted. Handbook for short, monitoring and unannounced behaviour school inspections [EB/OL].(2015-04-20)[2018-05-10].<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andbook-for-short-monitoring-and-unannounced-behaviour-school-inspections>.

[8]Ofsted. Ofsted strategy: 2017 to 2022 [EB/OL].(2016-10-31)  
[2018-11-1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fsted-strategy-2017-to-2022>.

[9]P. Nye. A short history of Ofsted short inspections [EB/OL].  
(2017-06-13)[2018-05-12].<https://ffteducationdatalab.org.uk/2017/07/a-short-history-of-ofsted-short-inspections>.

[10]H.J. Moreton, M. Boylan & T. Skimkins. Headteachers Who Also Inspect: Practitioner Inspectors in England [M]// J. Baxter. School Inspectors: Policy Implementers, Policy Shapers in National Policy Contexts. Cham: Springer: 140.

[11]J. Baxter& J.Clarke. Farewell to the tick box inspector? Ofsted and the changing regime of school inspection in England[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13(39): 702-718.

[12]H.Altrichter & D. Kemethofer. Does Accountability Pressure through School Inspections Promote School Improvement?[J].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2015(1): 32-56.

[13]S.Ellison & A.M. Aloe, Strategic Thinkers and Positioned Choices: Parental Decision Making in Urban School Choice [J]. Educational Policy, 2018(1):1-36.

(下转第87页)



##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Numeracy Assessment in Britain and Australia

YE Zhiqiang<sup>1,2</sup>, SONG Naiqing<sup>1,3</sup>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2. Colleg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3. Southwest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School Curriculum,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Numeracy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mathematics literac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raining. Numeracy assess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Britain and Australia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cept of Num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s centered on "problem solving"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pre-service education policy and curriculum reform are guide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ssessment.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numeracy assess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e two countries, some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establishing pre-service teacher numeracy evaluation systems is crucial to the comprehensive teachers training in China, constructing pre-service teacher numeracy evaluation systems should focus on the actual need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cultivating teachers' numeracy should be the main goal of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eform in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Key words:** Britain; Australia; pre-service teachers; numeracy assessment

责任编辑: 曾晓洁

.....  
(上接第71页)

## England's Inspe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Meeting Multiple Challenges

LIU Hao<sup>1</sup>, WANG Jianping<sup>1</sup>, YU Haiying<sup>2</sup>

(1. Colleg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bassy of China in UK)

**Abstract:** England's inspection has been encountering some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These challenges come from a series of conflicts, includ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OFSTED's decreased funding and increased responsibilit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OFSTED's intentions of imposing rigid control and schools' autonomy, and the conflict of a scheme of top-down supervision and a scheme of bottom-up improvement. As part of the efforts of dealing with these challenges, OFSTED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such as introducing "short inspection", improving the inspector personnel, clarifying its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se reforms have been effective to some extent while bring some new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new issues lie in the possibility of decreasing of OFSTED's credibility, schools' opportunistic practices under the increased pressure of control, and the loss of efficacy of the current inspection system.

**Key words:** education inspection; ba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quality

责任编辑: 张瑞芳